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豊川易說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郭爰燮

豐川易說卷九

鄞縣王心敬撰

下經

艮 ䷳ 艮上 艮下

震而受之以艮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文王之象艮云云何也曰艮體一陽上止外實内虛如人之妥見脊屏善性明静時也而卦則兩山對止不相往來尤為各止其所之象故於義尤屬得止之正耳蓋學問之道不震動不能進德非艮止不能成德故震卦之後繼之以艮使知艮因震達震以艮止動而能止止以善動雖動履紛紛之中而此中常静常定常安常慮常如兩山之凝凝則主敬立極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德至是乃為明德而善至是乃為

至善耳故艮以艮其背而人我皆忘无咎也然其所以取義艮背者人之一身變動盡在乎面不在於背故背為不見之地苟艮其面則終不能止縱使知其動而止之亦終不止也何者止非其所故耳唯艮其背則面皆如背而一切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為一如其背故雖酬酢萬變而天君明靜屹然如山内无我而不獲其身外无物而雖行庭不見人矣嗚呼其孟子不動心之學乎若如告子輩之強制乃艮其限列

其僉厲薰心者也烏足語之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孔子之傳艮彖云云何也曰言其所謂艮者取諸一陽止諸二陰之上得所止也其所以取於得止者非不動而一於靜之謂一於靜則又獲靜之身見靜之人不得為止得其所矣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以時无行非止而其道光明耳而所謂艮其背者言乎止其所也而其義則取諸上下兩山陰陽敵應不相往來也止而如此則自然天光發乎泰宇其動如靜其行如止內不牽於耳目口鼻四肢而不獲其身外不累於聲色臭味安佚而行庭不見其人一生皆明定之日无處非明定之境自燕居獨處以至於大庭庶衆皆吾背之艮也何咎之有嗚呼微矣非文王緝熙敬止不識知而順帝之則孰與滿其量乎

時止四句明艮非致虚守寂之學乃動静時中之旨如四時之錯行而不移其度日月之代明而弗動其體也此乃大學明新之必始定静孟子之學問在求放心聖學之一大頭腦而乾翼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實義也是在善學易善進道者知所自占耳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孔子之象艮云云何也曰言物之善止莫如山而艮則兩山連立各止其所而不相應是為兼山艮君子

體此而知人心處感之道亦當如山隨此身所在之位即思所當止之理而不出其位焉於富貴貧賤患難也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於君臣父子五倫也則仁敬孝慈各止其所於視聽言行九事也則各思所以善其行以无失其時安土敦仁如兼山之艮也雷風水火澤五子之兩者皆有來往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於義爲止也思心之用豈能不來往者惟是動静之間能不出其位而畔援歆羨之盡

絶一一還他一個當止之所則雖萬變紛紜而吾心屹如山岳不可移易即兼山之義耳此乃聖學之歸極故大學綱領以止至善終之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周公之象艮初六云云何也曰艮之六爻以身取象初六居下為足趾故象為艮其趾趾動而能止則躁動之咎亦免矣然動靜惟時乃得正而可久故占象又為利永貞以戒之嗚呼其步亦步之學乎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孔子之傳艮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當初而即能止亦未為失正但當求永貞之道為得耳

趾本動物而能止未為失正但當艮初即欲不行亦恐非時行之止故戒以利永貞蓋即爻之中即示以補過之道也嗚呼易无一卦无一爻非教人寡過之旨而於此等處尤其彰明較著矣讀易不達寡過之義真飲食忘味耳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拯音丞

周公之象艮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於位為腓腓乃隨足以動之物而當艮止之時心本欲不行而又不能不隨足以動是為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之象嗚呼是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乎日月至焉殆類是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孔子之傳艮六二云云何也曰言不拯其隨其心不

怏者謂雖不能拯其隨而即使之止亦不肯自安於
隨而便聽足之命此意固可取耳
未退聽三字最是初學知止得止之機葢初學豈易
即臻於止惟是知不能止而不甘退聽則必自求所
以光明之道而日進於光明於以得止不難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引真反
周公之象艮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於位為上下之
交而以剛據二體之中限絕上下其於人身則為夤

限之地是艮而斷列其夤者也此非勉強把持亦莫能至此然其危厲薰心亦甚矣嗚呼限非背也而欲止止其限也而厲薰心此亦知學之貴艮而未得所以艮而光明之道故錯認機緘乎告子之不動心殆類是也千古不動心之道真至此而列其夤矣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孔子之傳艮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九三之艮其限雖自以為艮矣而止非其所危厲之薰心亦甚也然愚

讀易至此又以惜告子輩之不聞此言耳

六四艮其身无咎

周公之象艮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當身之位以陰處柔而居艮是艮其身者也艮其身則亦自无非禮之視聽言動矣乃无咎之道也故象占如此

止諸身以不僅屬貌恭看為當謂凡身之所動无不得所止耳咸四於此位為心而艮以四為身者身可統心且咸取心感而艮取其背言身自於艮為切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孔子之傳艮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之艮其身為止諸其躬而視聽言動无不得其所止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周公之象艮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於位為輔頰之地而以柔中處之是艮其輔而言不妄發各得其序者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言而有序自然言皆法言而无一非禮之言雖言滿天下无怨惡矣悔安

得不亡乎嗚呼言豈細故哉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孔子之傳艮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艮其輔者六五艮而得其正中自然為難言訒言必有中而无悔也

上九敦艮吉

周公之象艮上九云云何也曰艮於卦為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敦實堅確隆然守安而上九又踞兩卦之

最上以為艮道之成是大人之真能止善君子之至死不變者也艮而至此渾厚淳龎安土如山矣彖之所謂不獲身不見人者其在此乎真大吉之道豈獨无咎而已耶故彖占如此嗚呼堯舜之聖而安止幾康孔子之聖而從心不踰其敦艮之至極乎下此如曾子之賢而疾啓手足武公之賢而耄修不倦是亦无悔敦艮之義者也讀易者能踐敦艮之旨以幾成德不難矣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孔子之傳艮上九云云何也曰言止道貴終佻薄之人徒自失其所止而鮮終耳上六敦艮之吉者謂其敦厚所止以爲令終之道也

漸 ䷴ 艮下巽上

艮而受之以漸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漸女歸吉利貞

文王之彖漸何也曰漸取進之漸義為卦止於下巽於上木因山高以止為體以順為用有漸進義而彖占則為女歸吉為利於貞也

觀漸彖女歸吉利貞之旨可知士君子進德修業誠能進而得正自无德之不進无業之不修更若本此道以進身涉世亦當不至有欲速好徑之失浚恒始深之凶漸臻无所不吉之道又豈獨吉於取女也易道神明皆得但在善用易者知反身自占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孔子之傳漸彖云云何也曰言漸之進也謂其漸以
進如女之歸以漸則吉也蓋止而巽莫如女歸之无
造次陵節得正而吉也何言乎利貞也卦本乾坤六
進居四陰得陰位九退居三陽得陽位一往而剛柔
以正是有功也而所以謂之有功者何也君子進以
正則上下莫不正而可以正邦者在是且三進則柔

居四九退居下則中四爻各當其位而九五以剛得中下皆以陰從陽以下從上君正莫不正而國定也又下止則内而安靜上巽則外而和順其動有常其行不疚自然如卦之木因山高止而日進而何憂於窮乎此漸之所以利貞也

按註謂漸之進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愚嘗反覆經義漸進中加一之字似是言漸之進以别於晉之進耳蓋晉亦進之義但晉之進為君臣而漸之進則男女

故晉則康侯曰晉三接而漸則利如女歸之以六禮既備也

觀進以正可以正邦可見枉已者必不能正天下古之君子所以不肯枉道徇人也又觀止而巽則動不窮可知居德莫善於知止進德莫善於巽順而古之君子所以強立不反日進无疆也嗚呼漸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孔子之傳漸象云云何也曰言爲卦艮山巽木木生於山以漸而長外若不見其長而日以浸盛是物之循序不驟者莫如山上之木也君子體此知居賢德善風俗皆取乎漸而不以欲速見小亂之亦如山上之木焉蓋賢德非積累无成習俗非久道難化也註謂或賢字衍或善下有脱字得之然相其語脉似善下脱字也

居賢德取於山之陽剛上止善俗取於巽之風行入

人又俗為風動之義而止居則宜於賢德巽風則又宜乎上善則正聖人教人隨事從道之義而亦可見其精義入神之妙也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周公之象漸初六云云何也曰漸義取漸進而鴻之為物其飛有序知長幼之禮其羣有偶厚夫婦之别其來有候適寒暑之期物之進而能漸者亦莫如鴻故又取為女歸以漸之象夫象以女歸取漸象而象

又以鴻象女歸然則象者像也所以顯義之難顯而又以一象顯千萬象也吁知者觀其象而思過半矣

初六為鴻漸之始是鴻之去水而漸干者也以其居止之下既不當位而外又无援故為危厲而有言然亦自无咎也故象占如此

女之將歸如鴻之離水故稱干猶在未歸故稱小子女子始字將遠父母兄弟有唧唧不安之意故又稱厲稱有言以其未能遽進自于漸義无咎耳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孔子之傳漸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小子之厲于漸義自无咎也故初象取小子厲又取无咎耳嗚呼此一爻也其在於女則將歸未歸之時乎而在於士則方在草野而人主欲羅致之候在於學問則方屬疑殆之地討論之初矣故易之為道反身自占无卦不可用无爻不可用亦且无人不可用无時不可用只視人之知用何如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衎苦干反

周公之象漸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漸進於初又與五為正應然尚居止中是為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象漸而如此貞如女之得正配良配而得所矣自有吉道故象占如此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孔子之傳漸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柔止得中與五正應其飲食衎衎乃得正之養非徒素餐之飽也

然則士之未得正應而輕身妄進以食人禄者皆素
飽之類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周公之象漸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居止之陽過剛
无應是鴻之漸陸者也鴻水鳥而漸陸則大非所安
矣故其象為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凶然以其剛而
善於止物也則又為利用禦寇之象

陸象艮三之陽夫征象艮三陽之往上婦孕不育則

三以少男无正應徒與四長女相比而孕是為夫征不見復婦孕不敢育也故為失道而凶嗚呼男女之進不以正者皆是類也而士之進不以正亦從可例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離力智反

孔子之傳漸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夫征不復者三以一陽離羣醜而獨往也婦孕不育者失其正應非道

而比也利用禦寇者陽止陰上順而下濟以相保也

觀周公孔子於九三一爻未嘗不摘其離羣失道之凶而正未嘗不揭其利於禦寇之用爻中本有之善惡二聖人一一闡出无遺即此見聖人之精義入神亦見聖人之大公无我後世惡而不知其美過人一言之失便舉其生平棄之嗚呼是亦不占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桷音角

周公之象漸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離乎下卦而進

於巽初又以陰居柔處亦得平故為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象漸而如此非其正矣然以巽順漸得其安亦尚无咎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孔子之傳漸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之或得其桷者以其巽順得棲身之地故无咎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歳不孕終莫之勝吉

周公之象漸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居艮之上當巽

之中而以剛中應下六二之柔中故為鴻漸于陵之象與二應而限以三四為三歲不孕之象然巽體剛中中乃正應則亦終莫之勝而得吉也故象占如此五之漸陵非不安乃不茍安也三歲不育非不育不宜茍配而育也終莫之勝而吉則守貞擇配終必得偶也嗚呼在女則孟光之於梁鴻而士則伊尹太公諸葛之流歟縱終不勝猶謂之吉而況終莫之勝乎然則士君子抱道自處者亦可自信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孔子之傳漸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終莫之勝吉漸而得位得正剛中如此自然有功正邦巽止不窮而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周公之象漸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剛居漸之極德以漸而崇是為漸于九達之逵鴻漸至此振翮高飛乘風翺翔其亦超然流俗之表矣然仰視其羽舒

徐雍容有倫有序可用為人道之儀何吉如之嗚呼桐江一絲丕振二百年无限忠節義氣之風上九之吉非子陵孰足當之范文正謂為蠱之上九特言其志之高耳亦豈知其志正可則乎故惟漸之上九乃為盡先生之功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孔子之傳漸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其羽可用為儀吉者以鴻飛有序不自淩亂人道之儀型莫過於此鴻

至此而後盡漸吉之道也而觀於孔子之以不自亂解可用為儀然則士君子進退行止安容自亂哉

歸妹 ䷵ 兌下震上

漸而受之以歸妹何也序卦傳曰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

文王之彖歸妹云云何也曰為卦以兌之少女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而卦體則下說上動為說以動從

之義從男不以正而以說動以此而往凶亦甚矣何往而利乎故象占如此

歸妹與漸反䆗少女尚未可歸而從震長男是少女无知而徒以情欲相感也女之歸人不以正而相感以情欲則是見可欲而昏動不以禮矣安往而可乎故漸女歸吉而歸妹征凶

妹為少女无知之象言其无知昏昧也

觀歸妹之象是以君子貴艮漸而戒輕說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孔子之傳歸妹彖云云何也曰言歸妹者少女歸長男是為男女配合天地之大義也葢天地不交則萬物无由發生男女不合則人道无由終始故歸妹為天道人事之至情耳然其為卦下說上動猶情昧禮所歸者乃无知之妹也故謂之歸妹而曰征凶者則

是謂其卦位皆與漸反漸于位皆正而歸妹則隂上陽下隂外陽内位皆不當也又曰无攸利者則是謂二四本隂而得剛三五本陽而得柔以柔乘剛縱欲遠理終必將敗故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孔子之傳大象歸妹云云何也言澤上有雷雷動澤隨為男女昏昧以説而動之象君子體此則凡事始慮其終動謹其敝焉蓋物必有終有以永之則令終

事久必敝有以知之則不敝故君子鑒歸妹征凶无利而用心如此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娣音弟跛波我反

周公之象歸妹初九云云何也曰九于初最少而上无正應有娣象故爲歸妹以娣葢娣女之從嫡婦者也非嫡則不敢輒行而似跛矣然其以剛居初是女子而尚有賢正之德者以是爲娣往自得吉故象占如此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孔子之傳歸妹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以少媵長是以常禮行也跛能履吉者娣承嫡而行初剛自能承嫡以佐其君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周公之象歸妹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而待聘者也而居於澤中寂幽之地是乃女之行不踰閨窺不出户而幽閒貞靜者耳故其象爲眇

能視占象爲利幽人之貞葢二乃少女得中爲正嫡

小君之象初與三皆待以行而能守正以需月之望

故爲幽人之貞如是則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孔子之傳歸妹九二云云何也曰言利幽人之貞者

處歸妹之時衆皆急欲二獨守中未變六禮待行之

常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周公之象歸妹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隂柔不中正
上无正應又為説主而與四相比以女悦男是乃女
之不正而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歸妹以須而反歸以
娣之象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孔子之傳歸妹六三云云何也曰言歸妹以須而反
歸以娣者三與四本非其偶而徒以悦而動歸之於
理未當故宜舍所須而反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周公之象歸妹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以陽居上體而下无正應是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于歸之象嗚呼古之孟光非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孔子之傳歸妹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愆期之志乃有待于良匹而後肯行不然則寧愆期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袂彌計反

周公之象歸妹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于歸妹則為帝乙歸妹之象於身之飾則為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之象然處貴而能下賤貴德不貴飾乃女德之最盛如月之幾望者也歸妹如此吉可知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孔子之傳歸妹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帝乙之歸妹在當日原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葢其位當中正是能以貴行其中正之道耳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苦圭反

周公之象歸妹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隂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正應是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為女承筐而无其實士刲羊而无其血將何往而利乎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孔子之傳歸妹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无實者上六陰虛无實是夫婦之不終而承虛筐者也嗚呼歸妹固以得中應正為實乎匪得中匪正應則皆承虛筐之類耳宜戒哉

豐 ䷶ 離下震上

歸妹而受之以豐何也序卦傳曰得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庚白反）

文王之彖豐云云何也曰豐之為卦火明雷動是乃君作於上明照天下无幽不照无微不動而成崇隆豐大之業者故豐有亨道而所以亨則王假之也蓋惟明主當陽知臨四海故能至此耳然當此時也又勿以日无常中為憂但宜時時明此明德本明以動而不向於晦暗即時時日之方中耳嗚呼其古帝堯之欽明大禹之日孜成湯之聖敬日躋乎宜其卒享豐亨之慶也

大學之日新又新乃日中之實義葢日新則新民新命而時時日中即時時豐亨耳又何以時无常豐為憂乎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孔子之傳豐象云云何也曰言豐之為義取乎其大也為卦下明上動是為明以動故成豐大也王假之

尚大者惟王向明出治知臨天下所尚者大故能享其大而亨也勿憂宜日中者但宜以明動照臨天下即天下時時日中也又何憂乎所以然者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乃天地四時自然之盈虛消息不惟人不能違即鬼神亦不能違何用憂乎且觀於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知日昃者正復能中但在王者時時明動即時時日中抑又不宜憂日之不中而只宜圖日之方中也吁聖人之示教處豐者亦至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孔子之傳豐大象云云何也曰言雷電並至是明威並至也故謂之豐君子體此以折獄而照察奸偽致刑而懲創不貸一如雷電之並至焉耳

豐與噬嗑皆明動相兼噬嗑則明罰勑法而豐則折獄致刑者噬嗑動先於明慮或未中故明罰勑法以示威於下豐先明而後動既得其情故折獄致刑以運威於上大抵折獄非明不當而致刑非斷不決又

折獄亦須雷之斷而致刑亦須離之明二者原交相資故噬嗑豐二卦皆用之也然則不明不斷者何以明罰勑法又何折獄致刑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周公之象豐初九云云何也曰為卦明動相資初以剛處明始而四以陽為動始是初與四同德相應而四與初為敵體配主也敵體相遇雖旬何咎往自有尚而必遇爾故象占如此

愚按配主之辭則旬以均平敵體取明動兼資為正若以雖日謂旬為日取旬日相遇以見天地盈虛消息之自然義亦通也姑記於此俟質高明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孔子之傳豐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九之雖旬无咎者明動原屬配主故均敵正自无咎但過旬則明斷必偏斯為災耳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音部

周公之象豐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正成離之主以柔中應柔暗之五又在二剛之間是如豐其蔀而日中反見斗之在天者也以是而動必反見疑然以二之明中遇五之動中自必兩心交孚而始疑終發以得吉益亦天道消息盈虛之自然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孔子之傳豐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之有孚發若者二為離主以虛明誠信之心見照於五以發其見

信之志故初疑終吉也嗚呼觀信可以發志則知疑疾固可以信藥醫也士君子无慮人之見疑止慮吾之不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沬作眛亡大反坊本莫佩反折食列反

周公之象豐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居震之下上有晦明之雷雨處離之終下有見傷之昃日故其象為上遇豐沛之雨日中不見日而反見雨沫之象又為

折其右肱而不可動作之象然日中則昃而日昃則復中日明必晦而日晦亦必明乃消息盈虛之自然但得日在則亦自无咎也故象占如此

註謂沛為旛幔沬為小星似覺不及沛沬作雨為不類詮釋益沛沬字皆從水而三處雷雨晦明之下於雨近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孔子之傳豐九三云云何也曰言豐其沛如日之值

雨豈可動大事乎折其右肱終尚何用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周公之象豐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爲動主而正當雷動晦明之地則是亦日之豐於蔀日中不見日而反見斗者也然四與初同德相應故初視四爲配主尚往而四亦視初爲夷主必遇是乃日之既晦而復明人之始睽而終遇亦天道之自然而大吉者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孔子之傳豐九四云云何也曰言豐其蔀者謂四處雷動晦明之位不當也日中見斗者謂幽暗不能明見也遇其夷主者則同徳相遇明可資動而行之最吉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周公之象豐六五云云何也曰五居動中而與離中

相應於時則為雷雨既過天日開霽而萬象光華在王者則為如日中天明動相資而尚大宜照故其象為來天下之明章享坐照之豐亨而王者亦自得明主之美譽耳此正彖所謂王假日中豐之亨而最吉者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孔子之傳豐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吉謂其能明以資動坐照天下而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闃苦鶪反

周公之象豐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居動終是日之已晦者矣而又遇豐沛折肱之九三是不獨豐其蔀且豐其屋而蔀其家矣斯時也日之既晦豈復見人家之獨豐豈復得人其與困之困蒺藜坎之置叢棘者殆同一不可救耳入其室且必不見其妻縱三歲豈能興而覿乎凶亦甚矣嗚呼豐其屋亦何

益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孔子之傳豐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豐其屋者亦自謂能豐其家富而大有若與天游耳而不知正所以自蔀其家必至有屋无家有户无人自豐而實以自藏其身也嗚呼商紂鹿臺鉅橋之豐殆類是乎孔子繫易至此益心惜之至而遂不覺其慨嘆之獨至矣

豐其屋而凶至此者以其止知動而自照不知所以照天下不能如日之中故終於不能自照而反致幽暗耳然則王者照天下不求自豐而自豐在其中照一身欲以豐屋而反成藏其身象曰宜日中信乎其宜日中也

一豐屋而翔天者自藏得失禍福之機亦可畏哉

旅 ䷷ 艮下離上

豐而受之以旅何也序卦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

受之以旅旅旅衆也

旅小亨旅貞吉

文王之彖旅云云何也曰旅覊旅也葢爲卦上離火下艮止火在山上去其所止而不處有旅之象下止上明亦爲止於明明而止有旅之義故謂之旅也有小者亨之道故爲小亨又在旅亦惟守正知止則吉故又爲旅貞吉然曰小亨貞吉則旅之爲道固在柔之得中而非正不吉又可知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之傳旅彖云云何也曰言旅之小亨者謂離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在内艮止主人之剛是以内卦之止能麗外卦之明遂有功於旅而旅小亨旅貞吉也至其大旅之時義者葢孔子傳彖時又見得卦之内體三爻則為商賈士庶人之旅外體三爻則為君侯卿大夫之旅而或以旅興或以旅喪其時義為大

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孔子之象旅云云何也曰言火在山上逐草而行不能久留故象旅君子體此而知人情之留滯寃抑者莫如獄於是以離之明艮之慎火速因罪用刑而不使獄囚之留滯亦如火之在山耳葢獄情留滯既正犯之旅情愁苦難堪亦且令其舉家奔走鄉里牽連而盡皆成旅故用獄一事不特不明者為害甚大

即明而不决不速者亦為害不淺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聖人真窮理盡性之至者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周公之象旅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隂柔居旅初旅之在下而瑣瑣者也旅而如是是但知旅之宜慎而不知乃所以取災者耳益寛一分則童僕受一分之惠而寛一着亦主人盡一分之心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孔子之傳旅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之旅瑣瑣而災者非有別災也志窮於刻瑣故出門即災耳嗚呼旅豈可以陰柔刻削處乎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

周公之象旅六二云云何也曰二以柔順中正之徳處旅則剛柔得中主人既止而相麗童僕亦順以聽命所謂小亨者二得一半矣故有旅即次之安有懐資之裕有得童僕之貞益旅之最得其道者也故象

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孔子之傳旅六二云云何也曰言二以中正之德而得童僕貞不特此日无尤即更進一日亦終无尤不特在此處无尤即更旅一處亦終无尤也葢童僕固與旅人終始者也童僕不得其貞即今日无尤終必得尤固所必然耳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息浪反象同

周公之象旅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處剛下離二陰上接離陽在旅則為過剛不明又不知止旅而焚次喪童僕長得危厲者耳故象占如此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孔子之傳旅九三云云何也曰言旅而焚其次亦已傷矣況又有喪僕之事乎則以當旅時而以此過剛與下若不喪僕无是理也故曰其義喪也此處旅而過剛又有所不可者也

大抵瑣瑣固取災而亢厲亦致焚故在下之旅以六二為得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周公之象旅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方進乎下止之上而就於離明之位是尚无六五正位之安而旅于處者也彼其以陽為動主而又下有初應是亦得其資者矣然終屬旅人未得就安則其心亦不快耳葢晉文居齊之日昭烈寓荆之時得資斧矣而其心實

鬱鬱不樂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孔子之傳旅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之旅于處宜得位矣而尚未得位故雖得其資斧而志自有在心終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石亦反

周公之象旅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柔順文明正象之所謂柔得中而順乎外亦分得一半貞吉者也離

中文明為雉有射雉象陽為直為矢易一陽以一陰
一矢亡象猶在旅則始出失利始舉失事其象固如
此然以五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明得中乎外以順
剛則亦終以射雉之故獲文譽文命之上及而終以
譽命也故象占又如此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孔子之傳旅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之終以譽命者
始雖未吉而終必得位上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喪易並去聲

周公之象旅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剛處旅之終象其在離之上則為鳥焚其巢益下之旅尚可依次而上之旅則无歸也象其在離口離目則為先笑後號咷益焚巢則號咷自其情形又惟先笑樂自得而其後號咷自悲亦理也象其離乎六五之陰而即乎上九之剛則為喪牛于易益自恃无事而不知大物即喪于此也嗚呼旅而至此凶尚可言耶故象占又

如此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孔子之傳旅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以旅在上者言乎其義之自取焚巢而无所于歸也喪牛于易者言乎其般樂怠傲曾一善之不聞自以為日亡吾乃亡而竟不知牛之已喪而終莫聞知也嗚呼夏之太康隋之煬帝非耶

大抵在下者雖欲不旅不可得但在性情中正柔順

即可无咎過剛即失柔中順剛之義在上者則義不可以旅不得已而旅非譽命上逮有不可過剛亦必有焚巢喪牛之凶甚矣處旅之道固亨以柔順乎剛而凶以純恃乎剛也剛可恃乎哉然又豈獨旅也

巽 ䷸ 巽下巽上

旅而受之以巽何也序卦傳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文王之象巽云云何也曰巽之為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葢陰善入而陽伏聽所謂巽而能權非怯懦之謂也其所以取象於風者物之虛而善入者莫如風陰巽乎陽亦如此也其所以取於君命者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君命之動萬民亦猶是也而為卦則重巽相因是以陰之小者得亨而有攸往之利見大人之利耳嗚呼君子小心謀理殫思精義无微不入无隱不搜其即學問之重巽乎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孔子之傳巽彖云云何也曰言重巽所以申命也盖風為天之號令命乃君之風行大君有命三令五申欲巽以入之故重巽以申之也所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卦之九二以剛而巽乎五之中正故申命之志得行而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姤之象曰后以申命誥四方渙之象曰渙汗其大號可知巽之大人惟九五當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孔子之傳巽大象云云何也言巽乃風之相隨而繼續是動萬物撓萬物而至系至到者也君子體此知事之行下不可以遽必先以命申之而使之入於无形然後事可行而人不駭亦如風之重巽也風必真能動物而後物賴風命必真為行事而後人始信故

申命以行事為實義而行事端賴申命也若徒申令而无實行之事此盲風狂風颶風徒以撓物而耗物耳久之人且徒厭其擾矣何貴焉故君子以申命行事而不徒命之申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周公之象巽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於下為巽主卑巽之太過者也於象為進退不果須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不及故象占又為利武人之貞嗚呼

沉潛剛克猛以濟寛非此之謂乎而教旨即寓於象

中則聖人補過之義即行於效動之中矣易眞无有

師保如臨父母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大抵下三爻謀順以出命初志疑不決三无謀不斷

故以二之剛中能權爲得中

九三下巽終而接上巽有頻象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周公之象巽六四云云何也曰四以上三爻則重巽申命之事矣而四又以陰居柔巽順之至又上近九五剛中之君是大臣之奉命布令者也象所謂柔順乎剛四其是矣自然小亨而悔亡利有攸往而田獲三品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孔子之傳巽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之田獲三品謂其柔順乎剛利有攸往而有功也三品謂上中下

之三品象下三爻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西薦反後胡豆反

周公之象巽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以此居尊制命自然得正而吉悔亡而无不利是故就其命之必待重申而言則為无初就其剛中而志行言則為有終而其象則為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以重巽申命鄭重周詳如此自然令出

民從志行而吉也

先庚後庚之說考諸傳註總覺未安於心姑依經文
无初有終相因解下稍覺可通顧不知明易君子以
為何如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孔子之係𧰼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之吉如此者
以其位之中正故其志得行而吉也葢九五乃象之
所謂大人故利見之吉如此耳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息浪反下同

周公之彖巽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過剛處巽終巽而无謀无斷一味巽懦下人是位本上而反巽在牀下亦為无斷而喪其資斧矣巽而如是雖正亦凶故象占如此

象曰巽在牀下志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孔子之傳巽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巽在牀下志窮失中无謀无斷而反下也喪其資斧者雖自以為正而

不知其正是凶也大抵上卦行命為事故四以斷有功五制命中正而志行上无謀无斷而凶蓋巽原以能權為正也

兌 ䷹ 兌下兌上

巽而受之以兌何也序卦傳曰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兌亨利貞

文王之彖兌云云何也曰兌剛中柔外而為卦兩澤

相麗兩兑相孚有師友之道焉故有亨義然利在得正故象占如此葢天地閒未有不説而能通亦未有不正而能説者爻中三之來兑上之引兑可鑒也

象曰兑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說音悅下同先西薦反又如字難乃旦反

孔子之傳兑象云云何也曰言兑者言乎説也爲卦説本柔情而二五陽剛得中陰皆在外内正直而外

和悅也說以利貞者言非苟悅也是以明君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為大悅也說以忘勞云云則孔子傳彖時見得兊說之義於民更大而在為君者更申其教耳盍為君而能發政施仁感動乎民令其心悅則以此勞民悅而忘勞而勿亟子來在所必然以此犯難則民悅忘死而親上死長自不容已天命順人心應民豈有不勸者哉

大抵兊之卦雖從一陰取象而實以二五剛中得正

故卦言利貞傳言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葢惟剛中柔外則說乃得貞此爻中四陽之所以善也非剛則不貞非貞則凶此爻中二陰之所以失也故兊說以剛中得正為利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孔子之傳兊云云何也曰兊為悅而兩澤相麗則為相說以麗君子體此則取於兩口對語而與朋友講論取於兩澤相麗而與朋友重習時習則說朋來則

樂悅而且樂兌孰甚焉故朋友講習尤君子麗澤之兌也而凡兩相麗而為兌俱準此矣

初九和兌吉

周公之象兌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以剛居兌初上无係應處兌而與物无競利以和義者也故其象為和兌以此居下吉也何疑故象占又如此嗚呼其柳下惠處世之時乎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孔子之傳兑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和兑之吉行而自為人所信即已亦前途无阻礙耳語曰和而不流此文以之

九二孚兑吉悔亡

周公之象兑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剛中柔外而與五以剛中相麗正所謂説而得正者故其兑乃真信其志而以上孚為説者也以孚為説寧有妄説即九五同志豈有不心説而志孚者吉而悔亡又何疑乎

故彖占如此嗚呼殆傅說之於高宗乎其次魏徵之於唐太宗亦庶幾焉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孔子之傳兑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孚兑之吉者謂九二與五以剛中相麗不以妄說為說而以真信其志為說也

九二以不同為和和而能不同抑又君子之兑矣

六三來兑凶

周公之象兑六三云云何也曰三與上六兩相麗者而以陰柔居兑口是中无誠信而徒以口舌説上者也説豈能亨乎惟見其凶耳蓋三所麗者上六之陰柔三既不以誠説上而徒以口説來兑上又不以誠説下而徒以口説引兑小人之以非道説人而小人亦以非道為悦兩悦皆妄兩人皆小凶待言乎故象占如此嗚呼古之諂臣媚子與市道交皆然也來兑二字亦可謂盡其情狀矣

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兊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來兊之凶者以六三以陰柔居兊口本无孚兊之吉亦異和兊之吉而位不當耳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周公之象兊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居下兊六三之上以剛居柔而上比九五之剛中則是大臣欲陳善納誨惡六三小人來兊之失而欲商其所兊者也言

其心則未遑安寧言其意則病三如讐而言其終則亦正有喜耳故象占如此嗚呼王文正之于丁謂殆類是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孔子之傳兑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之喜非私説也佞人遠則正直親而天下國家乃有慶耳

九五孚于剝有厲

周公之象兑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剛中而下麗九

二之剛中是同以剛中之德相孚而悅者故其象為孚於剝益九二剛中能陳善閑邪不以來兌為兌而以孚兌為兌九五剛中亦能納善受言不以引兌為兌而以孚剝為兌正明良相合君臣克艱之時也能无厲乎嗚呼殆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乎其次若漢文于引席之袁盎唐宗于面折之魏徵亦為近之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孔子之傳兌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之孚於剥者九五剛中之德居大君之位位正得其當也葢文位原得其當故象取如此而人君之納善受言為職分之當然亦從可知矣

上六引兌

周公之象兌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居兌終而當兌口與三上下相悅是无孚兌之誠而徒尚口以引三之來兌者也嗚呼其亦巧令之徒矣縱得人悅亦奚

貴乎故象雖不言吉凶而傳獨譏其未光也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孔子之傳兑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引兑不能為孚剥之兑並不能商兑和兑而徒以口舌說人為兑亦豈光大之道乎益隱諷之中而刺譏之意殊深矣兑之亨也安得不取利貞哉

豐川易說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豐川易說卷十

鄠縣王心敬撰

下經

渙 ䷺ 下坎上巽

兌而受之以渙何也序卦傳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渙呼亂反假音格

文王之彖渙云云何也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風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渙之卦中原有亨通之道有王者假享有廟以聚祖考精神之象又有利涉大川以巽木舟楫乘乎坎水之象然總以得正為利也故彖占如此嗚呼渙于義為渙散言之似不祥不善者而文王則取于亨取于假廟又取于涉川天地之化機不善用之皆否皆凶而善用之皆亨皆利執一者不可以語權而通變則皆宜民也然向非文

周孔子精義入神之聖人示以通變宜民之精詣將眼前活潑潑察乎天地之理死却不著不察之凡民者且无量矣噫不觀天地之生物不知大化之不測不觀大易之窮理不知聖人之神明易固在人善讀善用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孔子之傳渙彖云云何也曰言渙之所以亨者內卦

本坤而上乾之一陽來居其中遂生水成坎水生不窮故剛來不窮外卦本乾而下坤之一陰得位乎外遂生風成巽以上同于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其曰王假有廟者則以九五王乃在中而以剛中萃渙也利涉大川者則以水上有木乘木濟川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孔子之傳渙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巽風行于坎水之上水静風散故為渙先王體此知鬼神无形惟郊廟

君蒿悽愴乃見鬼神而非立廟以享則上帝之精神渙乎不屬即自已之精神亦渙而終散故享于帝以立廟而萃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周公之象渙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爲渙始拯之尚易而用壯馬以拯之則拯尤速而吉无不利葢坎之初六于馬爲薄蹄原非壯馬之比而初柔居下故所以用拯者必得馬壯乃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孔子之傳渙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之所以吉者謂拯而能如壯馬之用乃所以順受上之渙而得吉也不然則是不欲順受其渙而成凶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音巳

周公之象渙九二云云何也曰下三爻皆受上之渙而九二以一陽居中有水中乘木而奔之象居下而受上之渙如此悔尚何有乎故象占如此机木之可

乘以濟水者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孔子之傳渙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之渙奔其机者欲得其受渙之願而如此也葢二與初同受上渙初既用馬壯矣二欲得所願又安得不奔其机而乘木以從風哉則是二之欲得其願者正是欲一得其悔亡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周公之象渙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當渙之時而以柔居剛志在受渙而不自有其躬者也公而忘私君而忘身渙之得當者耳尚何悔乎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孔子之傳渙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之渙其躬而不有者志在于外以受渙而不暇有其躬也嗚呼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武侯其孰當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周公之象渙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居下卦之上為成卦之主而與九五同體正象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大臣之與君同徳代以宣猷布化者也而以陰居柔下无應與故以言其无黨无私則為渙羣而元吉言其志在尊君承君則為渙有丘言其計慮精審无微不入則為匪夷所思葢下三爻之所仰以受渙者在此人而九五之所頼以渙汗大號者亦頼此人也惟大禹之代舜聲教訖于四海乃克當之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孔子之傳渙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之渙其羣元吉者其心事青天朗日坦白精忠而光明正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周公之象渙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履剛居位下比六四正象所謂在中乘木之王故為渙汗其大號與渙散其居積則自可以濟渙而无咎耳故象占如此

渙王居以散其居積為解正合王者萃渙渙汗之旨

亦與武成大誥散財發粟之意隱合但按爻傳以王居无咎為正位彖傳以王假廟為王乃在中則是代王作舟楫渙大號者倚賴于四而五實正位居中无為而治如舜之恭已南面耳則渙王居解以當渙時惟王正位居體于義亦通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孔子之傳渙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五之王居无咎者謂五勞于擇人而逸于任人得以正位居中恭已无

為也依傳王居上去渙字而但以王居无咎為辭則于渙王居句渙字畧頓而以王在中而居无咎為解乃覺前後可通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起呂反

周公之象渙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陽剛居渙之上能出于渙者也又遠去乎六四之陰忽高出乎下二爻之上位是在蠱為不事王侯之尚志在漸為可用為儀之鴻漸也見機高風遠引高蹈方且足以廉頑

立懦鄙敦薄寬又何咎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孔子之傳渙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之渙其血者見機之哲高飛遠舉自然血去惕出可以遠害也嗟乎鴻飛冥冥乘風遊天弋者之繒繳曾能及耶子房托赤松之遊而終身不及韓彭之禍其此義歟

節 ䷻ 兌下坎上

渙而受之以節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離故受

之以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文王之彖節云云何也曰節有限而止之義也爲卦下兑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葢凡事有制乃亨通之道也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則亦亨通之道葢剛而得中乃亨通之本也若至于太甚則苦矣太苦乃不可久之道故又戒以苦節不可貞葢節以時中爲貴時中之節乃謂之

和乃可爲天下通行之道若節失和而不可以通原非可貞之道也

大抵節取中節可通之義故亨義即在節中而節亦取于可通爲貞苦節或至違天時拂人情雖較之縱欲敗度不同而要之非久通之道不可久通則又是節失其節矣失節之節則亦究成凶咎耳細玩彖辭僅僅七字而无義不該見易道之神明通變又見聖人之精義入神真令人手舞足蹈不能已也而孟子所

以時孔子謚伯夷譏陳仲子之旨亦可于此概見矣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
孔子之傳節彖云云何也曰言所謂節亨者剛柔分
而剛得剛位柔得柔位而二五則剛而得中能以天
理人情之正節制天下也故亨苦節不可貞者凡事
通變宜民則不窮節過則苦苦則人不能堪而其道

窮也然則節何以得不苦乎必如卦徳之説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乃禮之用和為貴節道斯美而貞亨不窮耳今觀天地之節也四時皆有節而究之以通變成聖人之節也特所以制經常之度使之足以省費愛民而止豈非不可貞之謂乎吁觀孔子之傳而知不中之節原非所貴抑又明甚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徳行

孔子之傳節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卦下兑上坎是為

澤上受水而有節故謂之節君子體此以制禮而適中以制數之多寡與度之隆殺體此以議道而適中以辨德之偏全與行之過不及務使節適于中而可通焉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周公之象節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以陽實得正位居節之始是謂初節然以四應在外而九二以陽實塞其前以此而往必不能通而徒犯其難故象占為

不出户庭无咎葢初非不欲通而位處其塞則自安于塞耳其塞而知節者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孔子之傳節初九云云何也曰言不出户庭者在節之初防險慮終是乃知通塞之義而不至于犯難所以无咎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周公之象節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居兑之中陽剛

中實澤水盈滿又上隣兌口澤當可通之時也而以位尚居中塞而未通則宜出而不出其亦失通變不窮之義矣凶其能免乎故象占如此

二與三之兌口相接本可以通而固執不通是即不可貞之苦節也其宜通而不通之節乎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孔子之傳節九三云云何也曰言通塞有時時行則吉初本時不宜出二則時可出矣而亦不出門庭失

時至此亦已極矣能无凶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周公之象節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以陰柔悅佞之姿居兌之口是襲厚實之積悅佞諛之人日事般樂怠傲而用財如流水者也其不節若兌口之日出不已則必匱屈而有悔心之嗟嘆此則嗟乃自取于人何咎乎嗚呼今之用財不節而終致悔嘆无及者皆此類也

漢武有四海之富又承文景積累之後一不知節而後且虛耗悼嘆矧其下乎故不節之嗟只可自咎不可咎人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孔子之傳節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惟其自已全不知節故後自蹈于嗟嗟乃自取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吉

周公之象節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柔順得正上承

九五自然有節者也自然之節自與苦節不同其吉而得亨不待言矣嗟乎節何嘗不吉只苦節不可通耳尚節者亦尚為安節可也

象曰安節之吉承上道也

孔子之傳節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安節之吉乃承上之道也然則為人臣而自盡其節即皆安節之吉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周公之象節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剛中當位又居坎之中為水勢流通恬適不苦正彖所謂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是謂甘節以此制度則不傷財不勞民以此制度數議徳行則中中和之度適時中之宜節制天下而仍通變宜人又何已之不吉往而人不尚乎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孔子之傳節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甘節之吉者

以其居位之中故所行中節而和可為天下之達道也

上六苦節貞凶无咎

周公之象節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居節之終行險之上正所謂節之苦而不可貞者也然雖以節得凶悔亦自可亡耳故象占如此嗚呼其申屠狄陳仲子之流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孔子之傳節上六云云何也曰言苦節雖貞亦凶者節而和則可行一太苦以之為已則難久以之責人則難繼其道本自處于窮也故節取中正以通為亨而苦節不可貞耳

中孚䷼兌下巽上

節而受之以中孚何也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文王之彖中孚云云何也曰爲卦上巽下兌四陽外實兩偶中虛故爲中孚又卦義爲悅而巽巽以悅故亦曰中孚也而澤中之物順而悅以誠相孚者則莫如豚魚蓋其爲物風至則吹浪水面如期不爽水族之无心順時而含靈應氣者惟此最著故彖謂人苟能如豚魚虛中懷信則吉也又卦爲悅而巽无不可濟之險故又爲利涉大川然必守正則吉不正亦不可爲信也

孚之為字從爪從子取鳥之乳卵應期而化之義中孚之義亦謂虛中之孚須如鳥之乳卵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孔子之傳中孚彖云云何也曰言所謂中孚者兌下巽上合二體觀三四皆柔而在内分二體觀二五皆剛而得中柔在内則虛剛得中則實虛則无物實則

无偽兌悅巽順合而成信乃人君感化邦國之道也
所謂豚魚吉者能存誠順應乘化以遊如豚魚之應
風則吉也利涉大川者涉世順應如巽木之浮澤虛
舟之順風何往不利也中孚以利貞者天道孚而有
信故四時不言而信百物應期而生人能靜虛守正
與物无妄乃能應乎天也故天地間凡事以中孚為
吉而中孚尤以得正為利耳

存誠順應則信及豚魚不然曾豚魚之不如矣信則

民任故孚乃化邦

中孚爲卦原是乾卦而虛其中蓋天之心天之體天之運皆孚而貞也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人心大虛如中孚即應乎天蓋應天者先天而天不能違耳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孔子之傳中孚大象云云何也曰澤上有風風行水上渙散解釋之象君子體此以兑說之口議死罪之

獄而使受渥澤以巽入之心緩獄因之死而使被仁
風亦如澤風之渙散解釋也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
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是惟大聖人本一腔至誠惻
怛之心乃能如此故議獄緩死亦中孚意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他湯何反

周公之象中孚初九云云何也曰初當中孚之初陽
剛外固而與四相孚安然能孚則吉有他則燕之不
如矣益虞有安而慮之義孚以誠確為貴而初則陽

剛外包如鳥凝神抱一處始謹初有虞之象也燕亦安義乃玄鳥之稱應時而至處堂悅入益物之有孚而說巽者也卦取中孚原有鳥孚之義故初取燕二取鶴而上取翰音益皆以鳥孚之旨相終始也大抵初爻象鳥伏子故云有他不燕二爻象孚欲成故云其子和之三爻象子在㲉故云得敵四爻象子成故云月幾望五象雛成羣故為有孚攣如上象習飛故為登天而要之皆鳥孚之節度即皆中孚之義象物

象也善讀易者即象得義即義悟象于易即思過半矣

即中孚二字一象鳥孚卵一象豚魚一象涉川一象燕一象鶴一象鼓罷泣歌一象月望馬亡一象孿如一象翰音可見天地間无象非易无在非易在人善觀善會耳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孔子之傳中孚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九之虞吉者

謂以劉德履悅初其志誠一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周公之象中孚九二云云何也曰鳴鶴子和者中孚之神舍于三四而其應則動于二五葢九二與五以劉中說巽正當鳴和之應而鶴則陽鳥善鳴于二兌中之象為尤近故二取鳴鶴子和以見相孚之必然也其曰好爵爾靡則謂好爵人所易吝而相孚則彼此可共是亦悅而能巽可以見相孚之无間者故象

又取之耳鳴呼其在人心則誠信為德无物不通者乎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孔子之傳中孚九二云云何也曰言其子和之者其鳴以中心之誠故和亦出中心之願也繫辭曰言行在善不善之間而應違闗千里之遠其斯誠感誠應之自然乎而人心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亦猶是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周公之象中孚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以陰處陽以柔處剛悅極而應翰音之上九故為得敵而不能自主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象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中孚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之或鼓或罷者三以柔處剛又居兑口以應不正之上所處之位原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周公之象中孚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居中而以陰居陰中虛无物不與三合而獨上比于五是爲月之幾望而圓滿馬之匹亡而獨進中孚如此咎于何有故象占如此

六四以柔順靜虛巽而承五是爲陰之極盛而中孚體完者故爲月幾望之象與三兩陰相比如馬之匹三躁擾搆敵而四獨柔巽比五絕三不正之朋故爲馬匹亡之象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孔子之傳中孚六四云云何也曰言馬匹亡者四與三皆陰而邪正不同四絕陰類而上從九五故自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周公之象中孚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居巽之中居剛之正下乘六四而静虛内通内應九二而中正相孚正所謂剛中説巽以化邦者也故為有孚攣如而

自得无咎之象其在于鳥則期滿子成之候孚故六爻惟此獨稱孚焉而王者之信孚大臣羣臣化孚天下萬邦可以類推即人心之性善而情善心誠而意誠亦可類推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孔子之傳中孚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之有孚攣如者惟其位正當剛中之位故其孚有攣如之孚也四五虛實得位中孚之至而皆有補過之辭益人非

至誠未有不補過而能无過者故中孚又以補過為功耳然要之易道亦原是處處教人補過以寡過之旨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周公之象中孚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亢而在外內應不正之三故為展翰長鳴聲聞于天之象夫孚由中心之誠虛而後得乃欲以翰音求之是自趨于喪孚之途者也守此不變凶所不免矣故象占如此嗚

呼學者實德不孚而聲聞過情亦豈吉道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孔子之傳中孚上九云云何也曰言翰音登于天者以躁妄爲中孚豈長久之道乎必也誠中孚外如四如五其庶幾也

小過䷽艮下震上

中孚而受之以小過何也序卦傳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文王之彖小過云云何也曰為卦下艮上震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小者既過則可以亨矣然必以守正為利不正亦不得亨也又既為小過則止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以卦原是小者過則只可小事得亨而不可于大事望利也且卦體上下四偶象鳥翼中二奇象鳥身艮止震動四陰

用事而二陽不能自主如鳥身挾翼以飛且飛且鳴而遺之音亦可謂小者過矣而其實不宜上而宜下乃大吉以上則大事而下則小事也故象占如此

觀陰盛雖亨而亦必利貞可見陰之亨正亨以貞人臣无以震主之威自失臣節是為正也觀可小事不可大事則知凡事量力而處乃為得宜若力小任重智小謀大是自蹈覆餗甚不可也觀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乃大吉則知凡事吉以自安其分人臣雖至

託孤寄命治定功成亦必恭謹斂約勞謙有終然後上順下安永終令譽也嗚呼聖人之立象也舉一以例百繫辭也括義以形象不特言凶言悔言吝者為示戒即言亨言利言貞者亦示訓易真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也仁矣哉聖人之用心乎真合天下萬世以寡過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

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孔子之傳小過彖云云何也曰言小過亨者謂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者與時偕行過而宜得其正如四時之行也小事吉者二五皆以柔中處之是以小處二五故止得小事吉也不可大事者大事非剛不勝而剛又非得位不行三四兩剛皆失當行之位而不得其中是以不可大事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者卦體有飛鳥之象焉往上則其勢逆往下則其勢順故以舍逆就順為吉也然不宜上宜下亦取上卦震動下卦艮止之義葢又以喻既過而愈動以上則陵陽愈逆而能止以下則從陽自順故得大吉也總之天道惡盈福謙處小過之時自以退處卑遜使尊者安尊始可免犯順之凶故聖人論理无不準天道之自然以立言耳

大抵過有三義有過勝之義有過失之義有過往之

義卦中之陰勝陽傳所謂小者過是過勝之義也卦中陰多失于太柔傳謂剛失位而不中是過失之義也卦中爻多不應行不相遇傳謂與時偕行是過往之義也讀彖與傳當知原備此三義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孔子之傳小過大象云云何也曰山上有雷是乃雷在山上往而小過耳君子體此知禮雖以得中為貴

而道須以善下爲基故于行也則寧過乎恭自處尚謙不敢泰也于喪也則寧過乎哀自處尚哀不敢易也于用也則寧過乎儉自處尚省不尚奢也凡事下而不敢上順而不敢逆以是爲小過耳

初六飛鳥以凶

周公之象小過初六云云何也曰卦之六爻象飛鳥初上乃鳥之兩翰而初與四應又居過時是上而不下者也飛鳥不宜上宜下而初獨上而不下失順逆

之義矣自罹凶道故象占如此
象謂宜下吉而初在下反凶者彖以卦之時言爻以
卦之象言𤱶鳥之下非一羽所能止上方飛也而初
能下乎且卦象豎觀則初爲下若横觀則正以初上
爲並飛之羽翰耳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孔子之傳小過初六云云何也曰言飛鳥以凶者當
陰盛之時羽毛之成身雖不與之俱飛而不得也大

抵下三爻止體以弗過為无咎而初則便是頻飛之翰當止不止故為過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周公之象小過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雖居過時而能柔中守正過而不過于後則雖過初六始生之祖而居二則遇其配祖之妣于前雖不及六五柔中之君而處二則實遇承君之臣履柔安分亦自是无咎之道也故象占如此

往二則過其始故為過其祖柔得柔位是遇其妣正應在上是不遇其君二本在下是遇其臣

按過祖遇妣註以過三四遇五六為解愚嘗反覆此義大抵爻中過遇之旨謂已過此而往遇彼耳則六二之解以徑過其祖而值遇其妣庶于文義為順又例以不及其君遇其臣之旨則是言過乃已過不遇而不及則謂其尚在前而未過抑又明甚也若以初不可言祖則初為爻之始生始生為祖于義亦通顧

不知明易君子以為何如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孔子之傳小過初六云云何也曰言不及其君者臣无過君之理過則逆而上矣當隆盛之時而能順止于下不及其君是舍逆取順之道故為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周公之象小過九三云云何也曰三當小過之時上應上六而獨與四以陽剛中正卓然自立是衆陰之

所欲甘心者也若不知于此過防則恃剛必折或有從而戕之者矣漢之李固陳蕃輩其凶可証也故象占如此嗚呼聖人為羣陰中之孤陽慮亦至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象曰從或戕之凶何如也

孔子之係小過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從或戕之凶何如也而尚可弗過防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周公之象小過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以剛居柔而處陰過之時尚无過咎之道也葢四位本陰而九則剛是為剛柔相劑而弗過以四之柔而遇九之剛是為以柔際剛而遇之夫過而不遇則咎生弗過而遇尚何咎乎若其不然而欲過以前往則以陽而入陰君子而遇小人危厲亦甚矣故往在必戒也然過之為旨取往過之義謂其與時偕行耳豈謂固守一轍全不知變哉故又以勿用永貞為貴也葢一永貞而

固守不變則又過耳

上卦為震動而四為震主動則成動之過故往厲必戒所以即四之往而戒過也永貞又成不動之過故勿用永貞所以即四之不往而救過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孔子之傳小過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之弗過遇之者四陰而居以柔則為小之過今以九居四則不當位所以不過柔也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固執之

意亦不可長守不變也味其語意蓋正以申與時偕行之義于二陽爻中耳

愚按觀終不可長之辭似義在釋勿用永貞之旨而傳却單言往厲必戒遂若傳義難通若叅觀諸爻傳中往往以一語該下數言則亦自可知終不可長之言為釋勿用永貞也然亦終不敢定其云何也則亦從朱註當闕之例俟知者耳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周公之象小過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以陰居劉處乎三四二陽之上下應艮止在中之二而又動體居中是正陰之方盛而高出乎陽柔之得中而小事為可者也故其象為陰上陽隔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又為公弋取彼在穴耳在穴指内卦止中之二言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孔子之傳小過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密雲不雨者以柔居五其位已上陰盛之極所為小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周公之象小過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居動終而據過時雖有應在下然陽失其位而艮不能止窮高非位是為弗遇過之而其象則為飛鳥任其躁動之性以遠離巢穴飄散无歸者也以此處過凶所必至而外災内眚俱不免耳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孔子之傳小過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弗遇過之者陰

至于上陵陽已極位亢而不可下也夫飛鳥不宜上宜下而上如此舍順效逆能无凶乎大抵天下事過亢則无一而可陽且不可過亢而況于陰乎故為陰者亦守利貞之戒而可矣

既濟䷾下離上坎

小過而受之以既濟何也序卦傳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文王之象既濟云云何也曰水原須火以致用者也而爲卦水火相交故曰既濟既濟則有亨道矣然所亨者小而又利在得正其象則爲初乃得吉而于終則亂也葢言亨于既濟之時則所亨爲小謂其于大者既濟而後爲濟故亨爲亨小亦且既濟則易于恃濟自止故亦爲亨者小而終易亂終且易亂而初之吉不誠爲小乎嗚呼聖人之憂盛危明慮險防危固如此乎然亦卦中離二得中有初吉之義上坎終止

有亂之道非于象之外取義也

郝氏曰濟取以火濟水之義蓋坎象隱伏須以離明辨之則相濟為用故既未濟二卦皆以離化坎君子明善以誠身致知以誠意所以為易道之終也

又曰易道之體用盡統于乾坤而乾坤之變化莫妙于坎離上經卦三十乾坤而下奇偶各三十遇泰否而終坎離以坎離為夫否之交也下經卦三十四咸恒而下奇偶亦各三十遇損益而終既未濟以既未

濟為損益之徵也

愚按人情欲濟而未濟則必求中道以圖濟既濟則已得其濟遂終止而更不復求濟求濟則何所不濟終止則雖濟必亂此雖人事之必然亦天道之自然故衆人以既濟為喜而聖人以既濟為憂此象于六爻多戒辭而象傳則特揭思患豫防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孔子之傳既濟彖云云何也曰言既濟亨者謂小者得遂而亨通也利貞者剛柔各得其正而二五所居之位盡當也初吉者謂其離二之柔得中而可濟坎也終止則亂者謂以坎止居上是乃終止終止則亂理在必然而其道窮也

大抵既濟吉以離明亂以坎止凡事自恃其已濟而終止則道窮而亂理在不爽唐明虞莊固可証宋襄符堅亦可鑒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孔子之傳既濟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卦上坎下離水在火上是水得火以濟其用也故謂之旣濟然得其用則火可以濟水而失其用則水亦能滅火則是水火有既濟之用而亦有意外之患矣君子體此知患生于不測而流潰于不防于是兢業惕厲已治如未治已安如未安時時事事思中間之患機孜孜亹亹謹未至之隄防一如火之足以濟水而不使水之

得以滅火也

愚按孔子繫辭翼否九五之旨全若為既濟之君子明思患豫防之旨處否之君子其尚思此言既濟之君子亦无忽此言可也

坎險在外防患之象離明在内豫思之象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周公之象既濟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處既濟之初以陽剛居離明之始知謹始者也是為既濟水將登

岸而車輪上曳牛尾尚濡之象謹始如此寧有咎乎

蓋車當登岸之際正車上車下之人凛凛惕厲戒慎以防患之時也既濟而如是則雖濟而常若未濟之心自然咎所必免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孔子之傳既濟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之曳輪濡尾此乃知慮危防險之道者于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息浪反茀音佛

周公之象既濟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文明中正之
德本才足以濟險也然以上應九五坎險之君自恃
其濟而不能下賢以行其道則二雖有濟險之具亦
失其所以行如婦之喪其車茀而不能行耳然二為
離主明見幾先安然以聽則中正之道亦難終廢而
時至仍行七日即得矣盖彖傳所謂小亨以利貞
初吉而柔得中即指此爻言耳
六二于離為中女婦象喪茀无蔽離虛象六二柔中

安常處順有勿逐自得象七日則卦一周為七日如七日來復之義蓋天道運行之自然抑又六爻往而復來自此至未濟之九二遇剛則陽實計其為日又適七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孔子之傳既濟六二云云何也曰七日得者以六之柔中得正自有必濟之吉道也象之所謂初吉以柔中者此耳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周公之象既濟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處剛居離之上遇險之交是乃以明化險蹇之終濟故為高宗伐鬼方三年終克之象然以三自處非中是亦剛暴喜事之人故又戒以小人勿用耳盖人主之用兵原非人不濟而非小人則亦无以動其好大喜功之心故用師既戒用小人又師克有功小人必且進爵分土亦恐易至亂邦如師終之戒故聖人于此爻備

戒之也

離為戈兵故稱伐　三以明伐暗故稱伐鬼方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孔子之傳既濟九三云云何也曰言高宗以天下之盛伐鬼方之小醜猶必三年然後克之則是雖克之于三年之後而三年之中勞師遠輸國儲耗于車馬供億之間甲兵敝于寒暑戰陣之際九重宵衣旰食百爾奔走禦侮其困憊亦已甚矣嗚呼以高宗之賢

而尚且如此師可輕用耶吾夫子贊易而獨于此言凛凛乎若慮若戒有以夫

大抵時當既濟則天下富強故人主每易恃其富強之資興師動衆不知兵為凶器動非其宜小則虛耗國力大且患生意外故周公孔子于既濟三爻惓惓致意而傳特釋三年一句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而朱反 袽女居反

周公之象既濟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身當既濟之

時踰三伐克之上而入坎陰險之中矣于象為繻之有衣袽而宜終日戒者也蓋時當既濟則內憂易忘又兵勝之後驕心易生故一切敗絮紛紛皆藏于衣袽之中此而能戒則思患豫防濟可終亨而不獨初之得吉若不能戒即大安之日乃危機之伏已治之秋乃大亂之伏所謂終止則亂者即在此耳而象不言吉凶者蓋謂此乃終日戒之時能戒則吉不待言不能戒則凶不待言也

終日戒以其乘離日之終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孔子之傳既濟六四云云何也曰言終日戒者謂當此時雖既濟之後而危機亂機即藏于中而有可疑也有可疑即有所疑安得不終日戒乎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周公之象既濟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本陽剛中正下與六二為鄰而處坎之中有終止之病處濟之盛

无柔中之誠既濟雖盛于六二而反不如六二之中正誠一實受吉來之福也盖時已濟而滿心生誠意散一切豐亨豫大之中皆伏喪亂危亡之機豈能如柔中之二實受吉來之大福乎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孔子之傳既濟九五云云何也曰離為牝牛離東而坎鄰之故謂五曰東鄰坎西而離鄰之故謂二曰西鄰盖二以柔中喪茀自得是乃以時用禴恭儉无求

而永克有濟故傳特指其吉大來蓋大來之吉即初吉也

上六濡其首厲

周公之象既濟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處既濟之終以陰柔之資居陰險之位是坎水既盈享其既濟而惟知飲酒宴樂以自終者也故于象為濡其首夫既濟之時乃終日戒時也而至于飲酒濡首是犯終止則亂之大戒矣危能免乎故占象為厲然厲特就濡

首之時言其蹈危機耳其實終止之凶原在此也象
傳曰其道窮道窮焉有不凶者

象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孔子之傳既濟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飲酒而
至于濡首道已窮而亂必至如泰之上六矣又何可
長乎言其必厲而至于亂也終止則亂不亦信乎

未濟 ䷿ 坎下離上

既濟而終之以未濟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窮也故

受之以未濟終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立反

文王之彖未濟云云何也曰水火以相濟為用而未濟則火在水上炎者反升上而流者反居下分背不交故曰未濟也然卦德雖不若既濟之交致其用亦自有濟險之明待用無方之具有亨道焉但亨者亨其未濟而可濟若如小狐之尚未習險汔濟而尚有水濡其尾則是未明所以濟之之道耳以是而往蹈

險履危无攸利也

狐多疑每聽冰下無水聲乃濟小狐則尚不能習險

善濟故彖以小狐象全卦爻以初六象小狐葢濟事

貴謀惡疑以小狐之暗而處險故无攸利也凡事以

明濟險則濟而卦則險暗在内離明在外故有未濟

之象

萬物生成于乾坤而致用于水火故上經首乾坤而

終坎離人道造端于夫婦而生生于水火之相交故

下經首咸恒而終旣未濟然旣濟則交致其用而未濟則各致其用交致其用則用已致而其事已畢各致其用則用用未致而待用不窮葢易道主于生生不已故六十四卦終未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孔子之傳未濟彖云云何也曰言未濟亨者離在上而五之柔得中也小狐汔濟者坎二正在險中未能

出而達于險外也濡其尾无攸利者智塞識暗不能即濟而繼之于終也然六位皆不得正而二五居中剛柔相應亦自有共濟之道所以雖未濟而亨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孔子之傳未濟大象云云何也曰言水在火上謂之未濟蓋火炎上水流下不成交致之用而屬不移之方也君子體此慎審以辨物之性使各居其方而不相雜則類聚而羣仍分不特善惡邪正无凌蝕之患

亦且大小偏全有得所之用是以未濟而各有所濟之道也

初六濡其尾吝

周公之象未濟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以陰柔居險初而居未濟之始狐之汔濟未濟而濡其尾者也夫方陷于險惟剛決可濟而濡其尾焉其能濟乎亦可羞矣故象占如此而凡居宜濟之地而遲疑不決者其為吝皆可類推耳

坎為狐為水而初居卦後有濡尾象

下坎三爻皆未嘗濟故以濡尾曳輪征凶為戒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孔子之傳未濟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之濡其尾者居坎暗塞隱伏之下全无離明先見之識亦不知之極也不知如此不亦可羞耶

九二曳其輪貞吉

周公之象未濟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當未濟之

時以離處險中雖應五而未能即應是象所謂柔在中而知險不濟者也故有車曳其輪之象處未濟而能如是則亦得正而吉已故象占如此嗚呼其見險知止行不犯難者乎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孔子之傳未濟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貞吉者時當未濟之時地居坎險之中知時之不可濟而不濟是乃以中行正而非如小狐之不知者也其得正而

吉又何疑乎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周公之象未濟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當未濟之時以柔暗之資處極險之地而又應以濡首之上是乃以不能濟之才值不可濟之時者若犯難而征則凶必矣獨以其位居出險際離之會則為涉大川之利耳

初二皆未濟而獨于三言之者三近外坎將出有濟

之疑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未濟六三云云何也曰言未濟征凶者以剛居柔位不中正而未可征耳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周公之象未濟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雖當未濟之時而已出險居離以才之剛明而處位之柔順自能以明濟暗未濟者可從而濟故占象為得正而吉悔

自可亡事象為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也

觀未濟之九四貞吉可見居以當位為功不盡關二

五也二五正有不貞吉者大抵上三爻未濟而可濟

者故象多吉辭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孔子之傳未濟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之貞吉悔亡

者九四以陽明濟險其志得大行也嗚呼陽剛文明

固濟險之具乎濡尾之小狐安得不吝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周公之象未濟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以離明中正之德下應九二剛中之臣君明臣良何險不濟何濟不通故占象為貞吉无悔事象為君子之光上下交孚而吉也大抵君子之光光以文明而實光以孚二蓋人君能信任賢臣則自用不事而兼照无遺自然上下交孚而行无不吉耳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孔子之傳未濟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君子之光者五二相孚離明坎潤交相發越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公之象未濟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剛處離終而下孚六三不正之險是非君子之孚乃孚于飲酒而已夫當未濟而既濟則飲酒宴樂亦君子所不廢未可便謂之咎但以六三之險終而上以剛躁應之則有飲酒而沉湎濡首之象若以此為孚則孚所不

當孚而失是耳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孔子之傳未濟上九云云何也曰飲酒而至于濡首亦太不知節也既濟者且將以終止亂而況其為未濟之終乎

按知節即知時之義而以此終易者易取時行以既濟為用而以未濟為功知節則時雖未濟而可濟不知節則時雖既濟而終于不濟正以見易乃時中之

道而生生之道知節則得時之中而道日生不知節則失時之中而道終窮也嗚呼易因教人時中之道而實寡過之道哉

豐川易說卷十